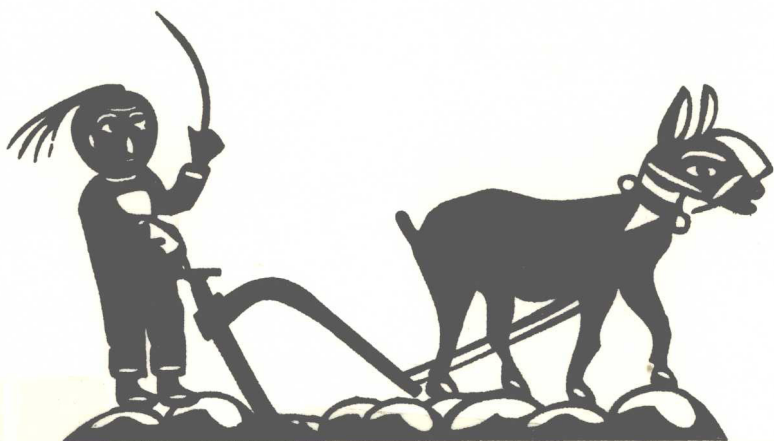


明德
書系

文化·慢·光·丛书
读好书·光阴慢

生死故乡

杨献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文化慢光丛书
读好书 光阴慢

生死故乡

杨献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故乡/杨献平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300-19045-7

I. ①生… II. ①杨…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1927 号

明德书系·文化慢光丛书

生死故乡

杨献平 著

Shengsi Guxia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0.8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16 00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楔子： 不是纪实， 也不是虚构

或许，我只是为了创造和“牢固”一个地域的名字，并将之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一厢情愿的推介和扩散。所有的地域都是人的地域，是人生存的自然依据。我个人所炮制的所谓的“南太行”，从地理上说，即太行山在河北南部、山西东部、河南北部的那一片庞大存在。而我所能及的，也就是这一片同气连枝的地域人群。若是从整个文化传统、生存方式和世俗表现等方面来看，这不仅是一个南太行，甚至可以辐射到整个中国北方乡野。

大致二十年前，我就开始用文学的方式，一次次对南太行及其人群进行常识性的书写与发现，但流于情绪化与促狭心理的多。这其中原因，大概是我生长于此，并由此去乡六千里之后，觉得它无比丑陋。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南太行的真切体验与个人遭

际，乃至父母亲在那里的屈辱生活，都使得我对这个地域上的人群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或者说仇视心理。关于南太行及其人群，尤其是极其熟悉的，我写了不下五十万字的文章，从题材上说，散文随笔居多。写的方式，也非常之多，有高屋建瓴式、个案式的，也有综合性的。返身来看，有一些尚可，更多的则自己也不满意。

这一次的书写，完全是新的，而且去除了个人偏见，只是写人，写那些在南太行乡野间卑微生存且有着蹊跷命运的具体的人。采取的方式也比较多样，其中我最满意的，是采用他者的方式去观察自己和自己熟悉的人，而那个他者，实际上子虚乌有，但却又是另一个自己。还有一种方式，是听说式的，有一些推理和臆测。而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不唯纪实，也不是虚构。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都是确切的，有据可查的，并且能从南太行乡村大部分人口中得到证实。

这种纪实和虚构，是我一直以来最向往的。近来，我也忽然觉得，文学最能打动人心的，仅仅综述或者一厢情愿的表达和呈现都不足够，必须要有故事。故事是人心当中最丰茂与自由的物，一旦成型，就会四散奔逃，开花结果，还斜枝横移，叶片万状。这一个启发，源于《小说界》谢锦主编，或许她是无意的，而却对我有了鼓励。2012年6月，当我刚刚摆脱持续半年的身体不适之后，开始动笔写这一个系列。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某些主流文学以及走红方式保持警惕。甚至觉得，我宁可做一个一败涂地的“这一个”和“我”，也不

愿意跟随，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被列在某些人后面或者前面，像一个可有可无的螺钉或者可以随意置换的砖块，被人拎来扔去。具体到这本书中的文字，它们应当还是单独的，尽管其中也有由个人而到整个文化背景和传统制度，但可以肯定地说，它没有牵强地贴靠，也没有自作主张地红花绿叶。我说这话的具体意思是，大地上的每个生命个体，尤其是人，其实他们一生牵连太多，时代的影子会深入到他们的肌理和灵魂，但时代的手指却永远不会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身上暂留片刻，甚或连被抚摸和光顾的想法都是奢侈的。

我固执地以为，在中国，无论哪一地域的人，其风俗的差别微小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人事人心人性，却总有着强烈的别异性与深邃感。我的这一些文字，首先是人的，而且关乎大时代下如草芥之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人世间的阳光雨露总是自然赐予他们的，而他们，在得不到任何尊重与尊严的卑微生存当中，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对同类进行刀子一样的践踏与剜割。人自身的幽深、离奇、多样、繁杂，匪夷所思，也理所当然。我希望，我书写的，是一方地域及其人群的，也更是这世上每个人的。因为，世上最大的事情应当是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折断与自戕、确立与沦陷。

写作是需要动力的，尤其是理解和肯定。因为朋友的支持，而且是非文字中人的支持，使得我在写作这一系列作品过程中激越不已并铭感在心。不管这些文字是不是有着与其他文字不同的面目和内质，也不管这些文字会不会得到更多的同感与好评，写和还能写下去，对我来说，就是胜利。

目 录

如此坚韧，如此卑微

● 张刘家往事	3
● 金戒指	19
● 后 事	34
● 灰故事	47



文化慢光丛书
读好书 光阴慢

生而仓促，瞬间之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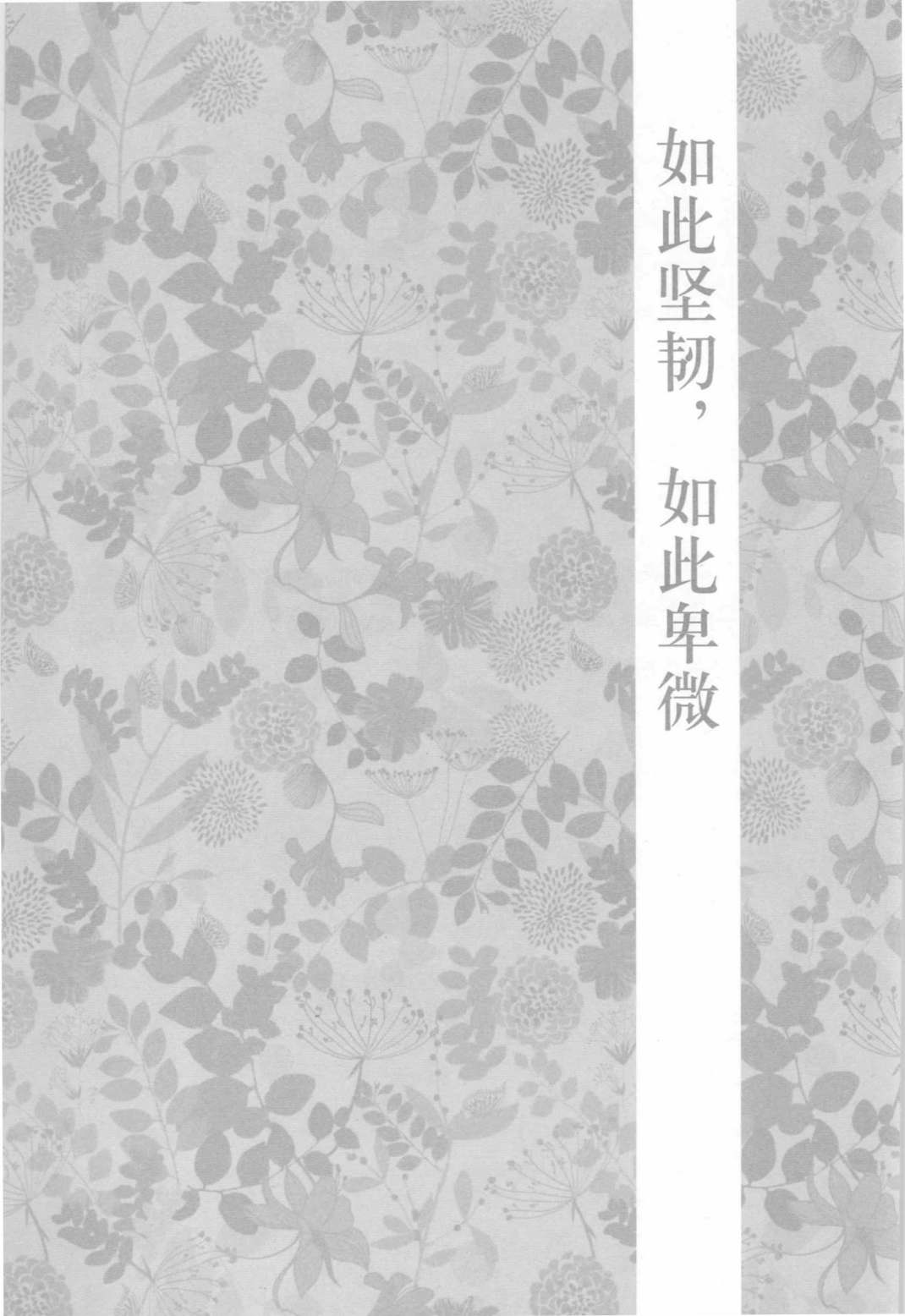
● 邻里之间	65
● 南山记	87
● 重述一桩过失杀人案	104
● 张秀花	117
● 嫁	132
● 信神者	148

正在消失，正在流传

● 贫贱的温度	163
● 猫往事	178
● 就像我和你，心和心	198
● 在民间	213
● 重回莲花谷	229

他者如我，众生在心

● 听说老五妮	259
● 轮换	272
● 云 亮	285
● 天色微明	298
● 奇遇记	318
● 故乡课（代后记）	330



如此坚韧，
如此卑微

人世间的阳光雨露是自然赐予他们的，而他们，在得不到任何尊重与尊严的卑微生存当中，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对同类进行刀子一样的践踏与剝割。

张刘家往事

1

慕向中说，村子里又有新事儿发生。他话音未落，我就想再次去南太行乡村了。此前的1998年，我去那里住过一段时间，每天在沟谷村落里行走，与坐在门槛上或树荫下的人们聊天，从他们烟雾缭绕、缺齿漏风的口中，听到不少匪夷所思的乡野故事。为撩拨我，慕向中电话里就说了几个。我立马收拾行装，从北京动身，到邯郸后，再转乘长途班车，途径武安市区，至可通往山西长治等地的沙洛镇，再由平（山）涉（县）公路转道向北。

这里是山区，向西是涉县和山西左权，向北是邢台市辖的沙

河市和邢台县西部，山峰高耸，深涧骇人。村落在其中磐石一样动荡而稳固。沿途有些开发了景点，如宋朝赵匡胤千里送京娘的京娘湖，人均寿命过九十岁的长寿村，张三丰仙居过的北武当山等。前来游玩的人很多，大车小车塞满了沿线景点。我在车上睡了一会儿，睁开眼睛，太阳开始下落，在沟谷间投下形状和大小不一的阴影。

汽车翻过一道山岭，窗外风声袭击耳膜。山上树木茂密，松树之间夹杂着洋槐、楸子和荆棘丛，满坡茅草杂乱无章地生长。从山顶向下看，又是一片村庄，大小不一地散落在低处的沟壑中。到一座村庄中间，我说下车，司机费劲刹住。一开门，慕向中的手就伸了过来。几乎没有寒暄。慕向中咧着嘴巴哈哈笑。我也笑了笑。

慕向中的家在村子前面向北的一道山坳里。正是五月底，茅草从小路边纷纷探来，在晚风中摇头晃脑。正低头走着，迎面走来一个人，从山路高处，把一双大脚甩得比扯布声音还大。慕向中和他打招呼，叫了他一声二蛋叔。那人回话，但声音很闷，好像一只蟾蜍在粗粗的瓮里叫。我抬头一望，只见他脸长得出奇，眼睛红肿，似乎贴了两片红纸，嘴巴也大得超乎寻常，下唇耷拉，依稀还有口水持续滴下来。

炎热随着日光消歇，风吹过来，在头顶的梧桐树和椿树叶子上得到舒心的回应。我坐在树下，慕向中母亲做饭，他也跟着忙活。这里的乡村依旧烧柴禾，浓烟从灶膛里成群结队奔出来，逆风时候，灌人满腔，呛得咳嗽。不一会儿，慕向中就端上了稀

饭、馒头和炒土豆条。我和他们边说边吃。慕向中说，刚才那个人住在你刚才下车那个村子。叫张二蛋，四个孩子的爹。

收拾了碗筷，黑夜就在萤火虫的光和虫子的叫声中深了。慕向中说，走了这么远的路，先休息。洗漱，躺在因为潮湿和久无人居的石头房子里，呼吸有点不畅。有风钻过窗纱吹到身体上，如清水拂过。辗转了几下，我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还是稀饭。撂下碗，慕向中说带我去张二蛋家坐坐。我说，这样贸然去行不？他说，他们家，平常没个啥人愿意去，咱去，他和他老婆高兴得嘴巴都能笑到耳朵根儿。

还是沿着小路向下，下面的沟谷边缘有些田地，几个妇女，还有上年纪的老人在地里薅草或者摘豆角、西葫芦、茼蒿、芫荽等蔬菜。到马路上，再沿着一条石阶小路向下，窄小的巷子里，茅房一间挨着一间，因为夏天，气味极其难闻。村庄下面，都是一些老石头房子，石头的颜色还如在山里一般，而窗棂和门板都被雨水劈溅得碎烂，尤其是久无人住的那些，人还没有走近，就有一种阴森腐朽的气息压颈而来。

张二蛋的家紧靠河沟，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三座青石房分立西北南三个方向，北屋正对着是没有大门的大门。张二蛋住在东屋，门洞黑如煤窑，与之相对的西屋门扉紧闭，一把黄色大铁锁早就变成了黑色，只有零星的黄铜皮，被初升的日光照出几粒明亮的光。慕向中喊二蛋名字——后面又加了个“叔”字，中间停顿足有一秒。第一声没人应，第二声后，一个头发比麻雀窝还乱的女人倏地从黑门框里探出上半身。她脸色白皙，只是脸上有

些污垢，像一张揉皱了的白纸上落着几片墨汁；牙齿也白，一看人就露出红牙龈。看到我和慕向中，面无表情，说咋？慕向中笑着说，婶子，北京来了一个客人，到您家坐坐。

她收回上半身，低着头说来吧。慕向中看看我，笑笑说，她也和二蛋一样，有点智力障碍，别介意。抬脚进入门槛，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低头一看，他们家门槛里面有一个土坑。屋里也黑，像另一种黑夜。慕向中笑着说，婶子，开开灯嘛！她说，开吧！慕向中在墙壁上摸索了一会儿，才找到灯绳。灯亮后，屋里仍有些昏黄。我站在屋子中间，借着灯光，才发现，靠墙的椅子上还坐着一个人，再往炕上看，炕沿上还悬着一双大脚。

2

我找了一张小凳子坐下来，避开那双发散着刺鼻臭气的大脚。慕向中也找了一张小凳子坐下，看看我，眼睛里有征询的意思。我没吭声。他站起来，到炕前，大声喊二蛋叔二蛋叔，来人了，起来吧！还用手拉开那双大脚上方盖着的一条薄被单。这时候，坐在椅子上那人忽然开口大声说，二蛋二蛋你起来，当着人也好，你说咋办就咋办？二蛋闷着声喊说，我操你祖宗张和林，你日了老子老婆还敢这么大声给老子说话？话没完，就一个猛子从炕上蹦到地上，双手在灶台、墙角上乱抛找。

坐在椅子上那人也喊说，哥，哥，咱有啥话好好说，不动手了行不行？说着，起身来拉张二蛋。张二蛋一个甩手，那人脸上就是一声爆响，清脆得连灯泡都晃动了几下。那人摸了一下脸，

带着哭腔说，二蛋哥，再打就打碎了！张二蛋骂说，你他娘的还怕打碎，你搞老子老婆咋不怕鸡巴毬碎成末末子？一直站在当地的慕向中也上去拉架，说二蛋、和林叔，都是自家兄弟，有啥事解不开，非要这样闹？张二蛋停了翻腾，转过脸，指着张和林的鼻子破着嗓子喊说，这狗日的搞到老子头上来了！

我站起身来，好久没动，不知道拉架对，还是闪出门好。慕向中停了手，对两个男人说，有话好好说，有事商量着办，别动手。俺先回去，下次再来。说着话，到门口拉了我一把，就急匆匆出了院子。

上到马路上，慕向中甩着一脸汗水，对我说，没想到他们还在闹，把你带去啥收获都没有，还闻了一顿臭气。然后看着我歉意地笑。我说我也看出门道了。慕向中说，这是村子里最近发生几件事儿之一。张二蛋智力有障碍，那个在他家的男的叫张和林，他们住一个院子。两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脑子有问题，天生的；可张二蛋姐夫当过乡长，十几年前，给张二蛋张罗了一门亲事，现在有儿有女。张和林家弟兄们多，傻的就他一个，弟兄姐妹都过得一般，他到现在还没娶上个媳妇。

我说我也听出来了，张和林趁张二蛋下地干活的空当，和人家老婆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慕向中一边走一边哈哈笑说，本质上就这么回事。又说，这事儿已经好多天了，当时人疯传，都笑得前仰后合，恐怕连正在吃奶的孩子都知道了，我原想，时间过了大半个月，他们三个早就化干戈为玉帛了，谁知道，他们还在为这事儿闹腾！

张二蛋和张和林住的都是老房子，两家父母先后没了，兄弟们分开单过，出嫁了的姐姐妹妹也很少回来。张和林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这三人之间还能发生点故事。半个月前，村上面的人家正端着碗吃饭，忽听到下面河沟一阵叫喊。有好事的张眼向下一看，听出声音来自张二蛋家。先是俩男人破着嗓子吼叫，再后来张二蛋老婆两手提着裤腰从门里蹿出来，急急慌慌去了茅房。

屋里继续争吵，声音把房顶的青石板都快震裂了。张二蛋姐姐就住在村上面，听到自己兄弟家吵闹很凶，急忙奔下去。二蛋见到姐姐，哭着说，狗日的张和林趁俺下地，和俺老婆搞那事儿。俺干了半天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回来，就想吃饱饭，谁知道，一进门就撞见他娘的张和林在炕上吭哧吭哧，还挺快活。说完，张二蛋手抄着一把剪刀，满屋追张和林，大声嚷着说，要把狗日的鸡巴剪掉喂狗！姐姐急忙上去拉住兄弟，从手里夺掉剪刀。张二蛋见自己亲姐姐这样对他，一时没明白过来，骂说，你瞎了，不帮俺还躲俺剪刀？

姐姐被骂也生气，大声说，你才瞎了，你把人剪了你的坐牢，没命了你还得赔人家命！张二蛋可能害怕了，看姐姐，再看仍旧缩在墙角的张和林，面无表情还一阵子，忽然又一屁股坐在地上，娘们儿一样双脚乱蹬，双手乱舞，放声大哭起来。姐姐转过身，对着张和林，唾沫乱飞骂说，你傻还知道做那事儿？你也不看看是谁的老婆，你瞎整，剪掉活该。看你以后再掂着个破毬玩意四处乱找事儿。

张和林人不高，脸黑，还有些麻子，眼睛却大得像核桃。见张二蛋坐下号啕，姐姐只是骂，猛地从墙角站起来，一个猛子就蹿出门外。他家就是这所院子的南屋，蹿到自家门前迅速打开门，闪电般反锁了。张二蛋见张和林跑了，眼睛只是扫了一下那个矮小的背影，哭声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眼泪巴巴、鼻涕满脸地看了看站在屋子中央的姐姐，一句话没说，就又咧开大嘴，拍着大腿蹬着大脚哭号起来。

3

张二蛋姐姐长得也不大好看，圆脸，短眉毛，嘴巴也大得放一个苹果还能塞进一个指头。她从小就和另外一个村子相好不错的人家订了娃娃亲。那户人家在三里外的西沟村，解放前后，经常和张二蛋的爹一起到山西做木匠活。别的木匠合伙没几年就散了，甚至闹成了大仇家。可张二蛋爹和他姐夫的爹刘二奇合伙一辈子连脸都没红过。其中原因，是俩人特别忍让，挣到了工钱就对半分，谁也不占谁的便宜，有一个因为家事耽误了几天也相互不计较。等到两家都生了孩子，又是一男一女，为了使这种兄弟情谊再进一层，有现报，就为孩子订了终身。

人变不如天变。孩子们长大后，正赶上好时候。男孩刘建国上学了，女孩子张二妮则遵循女子无才便是德古训，在家闲时做鞋绣花，忙时扛锄下地。毕业后，刘建国先是在大队干，后到公社，又转了干部。心气高了，就想把娃娃亲蹬掉。可是，刘建国退婚的话还没说出来，老爹一巴掌就打过来了。刘建国捂着嘴